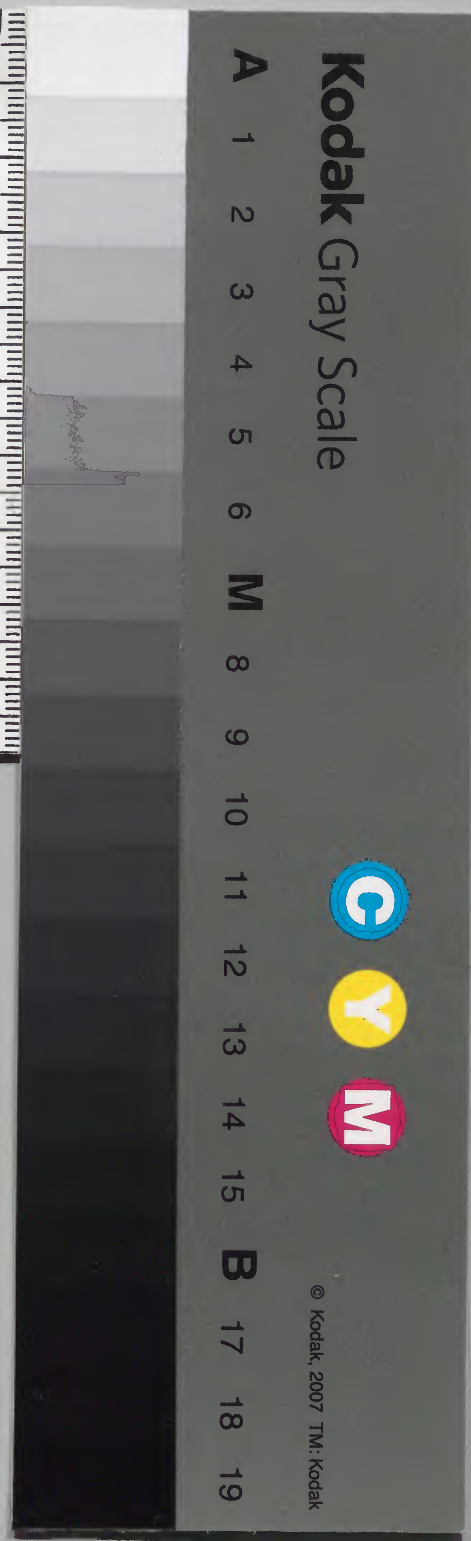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函架  
五二二  
八五  
一四二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冊架  
五二二  
四一五  
六七函

傳記  
二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5
冊數	4 ( 3 )
函號	287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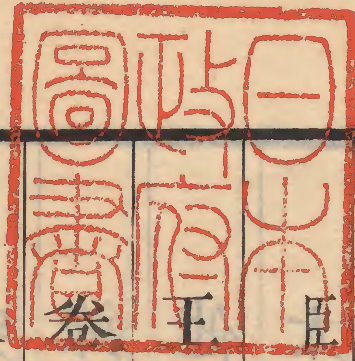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魏鄭公諫續錄

提要



臣等謹按宋馬端臨經籍考魏鄭公諫錄五卷唐  
王綝集又元亦祖丁諫錄序云唐王綝集諫錄五  
卷至順初下邳翟思忠為常州知事據其餘為續  
錄二卷續錄自元統中付梓明初流傳已少世所  
行明人續錄一卷當是未見翟本而意為搜補者  
今本無編輯姓氏然卷數與亦祖丁說合其為思  
忠舊帙無疑又按唐書傳稱徵自以不世遇乃展

魏鄭公諫續錄



盡底蘊無所隱。前後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顧史傳所載多傳其大而略其細。其傳者又或加以增飾。非復當時言語。此本雖摭拾衆說。與史傳間有異同。且有實非諫諍之事。而泛濫入之錄中者。然大旨明白切要。頗於治道爲有補。要非他小說傳記比也。思忠起家爲儒官。曾著易傳衍太元。蓋亦好學稽古之士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編脩臣紀昀

郎中臣陸錫熊

纂脩官編脩臣陳昌齊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  
 公對曰不然凡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  
 難化在困危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猶  
 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  
 亂之後將來來疑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公對曰此指  
 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  
 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爲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

魏鄭公諫續錄卷上

元 翟 思 忠 撰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  
 公對曰不然凡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  
 難化在困危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猶  
 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  
 亂之後將來來疑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公對曰此指  
 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  
 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爲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



納其言。右僕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按本傳訛作詭下同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公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按貞觀政要無所字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復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淳樸。至

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

然心。按心字原本作咸。以上句文義推求。德彝等蓋以口不辨而意不謂然。從本傳作心為是。今改正。以

為不可。太宗力行不倦。每謂侍臣曰。貞觀之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而已。我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夷賓服。使我不動干戈。數年之間。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復謂公曰。玉雖有美質。在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約我以仁義。宏我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匠。唯惜不得



使封德彝見之。公再拜謝曰：海內康寧，自是陛下威德所加，實非羣下之力。但喜逢明聖，不敢貪天之功。太宗曰：朕能任公，公稱所委，其功豈獨在朕乎？何取飾讓也。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公。公對曰：觀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庶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太宗論隋日禁囚，公對曰：臣昔在隋時，聞有盜發，煬帝令士澄捕之。按貞觀政要士澄上有於字，注姓也。但有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竝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怪之。

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纔被放出，亦遭推劾。按貞觀政要劾作勘。不勝苦痛，虛以自誣。元濟因此更事尋究，二千入內，唯有九人不明。又按驗九人，四人非賊，有司不敢執奏，遂竝殺之。太宗曰：非唯煬帝無道之君，臣下亦不盡忠，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苟行諂佞，求悅譽乎？君臣如此，何能不敗。賴公等共相輔弼，遂得囹圄空虛，欲公等善始令終，常如今日。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公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

魏鄭公諫錄

卷上

二



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  
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  
使勞更無罪過反受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  
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尙不冝受官朕遂  
殺之文宣帝雖顛狂尙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尙  
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卽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  
可再生悔所無及宜復其官蔭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  
批政道旣不同固不可一槩也公對曰商鞅韓非申不

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  
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青殿謂羣臣曰爲政之要務全其  
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  
下令疑中夏作今又安四方靜肅竝由公等咸盡忠誠共  
康庶績之所致爾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  
見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彊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  
利近者足爲彊大意旣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爲臣  
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彊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



亂奄致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絕嗣  
 朕雖不能遠纂堯舜禹湯之德目覩此輩何得不誠懼  
 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竝宜  
 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公對曰  
 陛下宏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覩非常之慶  
 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致慎無以加此臣聞鮑叔牙飲桓  
 公祝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於魯甯戚無忘飯牛  
 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叔牙之願矣臣  
 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立節按本傳高

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君無忘在莒時云云與此異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  
 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  
 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按貞觀政要脛作股以自啖腹飽  
 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  
 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  
 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須  
 按貞觀政要須作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攬按貞觀政要攬作擾生人且復出



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對曰。古昔聖哲之主。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

實古之大義。

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

腹飽而身斃。無拓設使人語亦各異。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貪財損已。實為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有

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為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情理。朕謂謂疑與共語。非常戰懼。今奏一事。人亦應如此。公對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尋思反覆。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



常易事尚難如此。況爭諫之人。出言皆是觸忤。賴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為威勢既高。下情不能上達。加以小人君子雜處。其間用不得人。遂至滅亡。公對曰。巧佞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為帝王者。必須慎其所與。只如鷹鷂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須卽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公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

于髡曰。寡人所好與古者聖王同否。髡對曰。古者聖王

所好有四。今有

有疑作王

所好。唯有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

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古者好賢。

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卽

卽疑

作則下同有西施毛嬙。奇味卽有龍肝豹胎。善馬卽有飛兔

騾耳。此等今既無之。王之廚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

若以今之無賢。未知前代賢者。得與王相見否。太宗深

然之。

太宗嘗御瑤池殿。顧謂侍臣曰。西蕃通來幾時。公對曰。



禹貢云西至流沙。又曰西戎卽敘。不明境域所至。漢武帝置燉煌張掖等郡。自此以後漸通西域。太宗謂羣臣曰。朕聞漢武帝時爲通西蕃。中國百姓死者大半。此事著在史籍。不能具道。但隋後主欲開葱嶺已西。鎮守俱未當。死者繼於道路。如聞流沙已西。仍有隋破壞車轂。其邊卽有白骨狼籍。北築長城。東渡遼水。征伐不息。人無聊生。天下叛之。聚而爲盜。煬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滅亡。祇爲不聞其過。朕以此事永爲鑒誠。今與諸公共理百姓。但有不可行。卽向朕言。勿得面從。苟相悅譽。且

朕素無學術。未聞政道。一日萬幾。不能盡經耳目。所有處斷。恐獨見不明。致有失所。所以委公等。公等善相輔弼。使兆庶得所。此乃長保富貴。蔭及子孫。若尸祿曠官。苟貪榮利。必加黜辱。終不容捨。朕旣以漢武帝。隋後主爲龜鏡。公等亦須常將此事相規諫也。羣臣並拜謝。公進曰。陛下思宏至化。砥礪羣下。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但恐識度愚淺。無益萬分。臣聞漢武帝承五代之資。天下無事。府庫充實。士馬強盛。遂思騁其欲。以事四夷。聞蒟醬而開邛夔。貪良馬而通大宛。老弱疲於轉輸。丁壯



死乎軍旅。海內騷然。戶口減半。至於國用不足。府庫空虛。乃權酤鹽鐵。征稅關市。課算舟車。告婚賣爵。侵漁百姓。萬端俱起。外內困窮。無以給邊費。議以營田代卒。冀以助軍。迄於暮年。方始覺悟。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民侯。僅以壽終。幾及大亂。煬帝恃其強盛。思欲追蹤漢武。戎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亡身戮國。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臻。深惟二主。以爲殷鑒。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宗曰。朕遇千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

太宗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爲天下主。誠亦難。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一言。卽爲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誠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悉。公對曰。舉選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其行。審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彊幹。爲患極多。但亂代爲爲疑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兼。始可作惟



任用也。

太宗曰。鐵之爲用。無處不須。至於金銀玩好而已。不知何意人皆愛之。公曰。兵仗農器。非鐵不可。金銀珠玉。唯有豐年。人以爲貨。故諺云。豐年珠玉。儉年穀粟。太宗曰。正爲蕃人愛。不可全棄。

太宗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爲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公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謬誇爲忠。

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太宗問曰。義寧之初。國家雖有關中。王世充。李密。各自割據。當此之時。諸君所事之主。誰優誰劣。公對曰。李密智計英拔。而器度局小。戴胃奏稱。王世充言議分明。繁而寡要。爲化但爲一時之利。不堪思其後圖。太宗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若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實可爲誠。公等宜念公忘私。榮名高位。可以長守。公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



功業既彰。德教復洽。常以此爲政。天下不得<sub>レ</sub>不安。四海不得<sub>レ</sub>不樂。

吐谷渾使人請婚。唐儉奏稱。其使大戰懼。太宗曰。公等以此言虛實。公對曰。今四方諸國竝爲陛下臣妾。若發一使遣諸國征之。立即敗亡。何得不懼也。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蕩於聲色。外則勦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觀此。但以清靜撫之。今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公對曰。堯人擊壤而歌。亦云帝力何有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爲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

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公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武馬一匹百餘貫錢。公對曰。當時官人因自販馬。粟麥既賤。立限令市。非理督責。乃至破其產業。官人馬盡。便寬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聚而爲盜。太宗謂侍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此之功業。實所重惜。思安其術。未嘗一日忘也。朕見隋煬帝都下。不以官人違法爲意。性多猜忌。唯慮有反叛者。朕則不然。但慮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滯。每見告密之徒。殊不



挂意宜體此心務以德養人即是勿毀之道公對曰陛下平定宇內實如詔旨今功業既定天下已安而日慎一日務以德勝臣等雖愚敢不奉職職疑作體聖意太宗又謂蕭璟璟疑作瑯下同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璟對曰自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輒得見之公曰臣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察之奏其飲讌則曰經營何事稱意若其憂悴則曰彼將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至是而況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視正道勝煬帝知齊王遠矣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讜言未知以朕不可諫爭隱而不言為是庶事咸得不須論也公對曰陛下每見一事即為鑒誠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違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未有如隋日者朕皆平之功何如古人公對曰前代雖逢喪亂皆有牧宰割據不過數歲即有所歸至於隋末天下鼎沸百姓塗炭經十餘年陛下應天順人一時平定此乃再造天地重立區夏此之功業古人未有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在寬厚。非但刑戮。乃至鞭撻。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太寬。未知此言可行否。公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造罪。未未疑一作不疑。今陛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恩造。太宗曰。公等假以為非。朕終不改此志。

太宗謂李靖等曰。今且向曉。復有一星出東方。舊者合昏沒。何因更有此星。又曰掃星。公對曰。典籍所載。有長星。有孛星。有彗星。長星其形極長。孛星小短。彗星如掃

形。今人所謂掃者。即是彗星。公又奏曰。臣聞古帝王。未  
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

誠懼。反覆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按貞觀政要貞

觀八年。有彗星見於南方。魏徵進曰。云云。與此異。

太宗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不免有疥癬。及時有小惡處。用人求備。理實為難。公對曰。自古為政。但舉大體。堯舜之時。非全無惡。但為惡者少。桀紂之代。非全無善。但為惡者多。譬如百尺之木。豈能無一枝節。今官人居職。豈能全不為非。但犯罪者少。即是大化。



太宗謂房元齡等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撫養。先須令我安穩。今上封者。惟道九成往來。百姓辛苦。公對曰。陛下意存容納。許其進言。則妄處多不妨。時有可錄。陛下所有長短。此人多不肖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太似信佛。上封人欲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其上書。公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且道俗事既不同。昔釋道安一時名德。苻永固與之同輿。權翼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引之升殿。顏延之

云。此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豈須日別見道人。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元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但國家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且又絕其覬覦。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爲孝。則天子之孝也。公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饘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



保根固本之策。

太上皇幸兩儀殿。內外羣臣奉見。太上皇還西宮。太宗從至太安宮。還顧謂長孫無忌等曰。今天下無事。侍大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蓋非常安之法。公對曰。陛下酣宴之後。猶不忘庶政。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實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處廊廟。居逸樂。臣下一事失所。便棄前功。解免黜放。急處如此。公對曰。人君發怒於一臣。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者。鮮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匹夫之間。出言不善。人或記之。成其恥累。朕則四海之主。出一言失。所虧損。豈同匹夫者耶。公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爲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之所誠慎。

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爲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公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



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爲政。百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卽是已足也。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看末代之主。爲惡莫不相似。俱至滅亡。然兩主若爲優劣。公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卽卽疑作則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論。齊主爲劣。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矜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煬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立。水無魚則廢。世有理亂。移易風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榮。公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爲相。何曰。唯解修身。不解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竝由陛下克已自修。所以夷狄咸知效命。太宗御太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爲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姦宄寬猛之間。若爲折衷。公



對曰自古爲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旣不常所以法令無定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纔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爲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公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爲難祇爲出言卽成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已過其國卽興若出言欲人從已其國卽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

一言可以喪邦正爲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卽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卽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鷹犬者卽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爲非皆言爲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奸人不能自效如開其路則人人欲遂其心矣太宗曰然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旣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爲實又問隋代誰作起



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世南等。臣每見虞世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供。為此私將筆鈔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即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公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

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畋。逐獸。碭。按貞觀政要獸下有

於人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繒丸之憂。黿鼉保淵。按貞觀政要淵保下有深字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



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不見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能畱心政道常如臨

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等濫當重任今又親蒙誠勗唯知自勵敢不盡心

按貞觀政要太宗謂侍臣尚有可愛非君數語及徵所對

載舟覆舟語別見後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早晚有公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太宗曰但為政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否公對曰秦漢以來聖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古者設教勸人為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由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竝是聖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對曰計月令起于上古是以尚書



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竝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爲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數人。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公對曰。陛下留心正道。委任臣等。逾於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方聖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爲政者。皆欲比於堯舜。及天下旣安。卽不能終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盡心竭力。及得富貴。卽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

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確論至理。誠如公言。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宏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爲報仇。今爲智伯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之禮而已。何患無人。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為常差  
 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減。隋時懷洛已  
 東凋殘。人不堪命。按貞觀政要作殘人不堪其命。而畋獵猶數。驕逸之  
 主也。今者復來懷州遊畋。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  
 蒐狩。既是帝王常禮。今幸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  
 書諫爭。自有常準。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  
 咒詛。公對曰。國家開正正疑作直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極多。  
 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醜  
 辭。臣諫其君。甚難。按貞觀政要難作須折衷從容。諷動使行之。孔

子曰。凡諫有五。吾從諷諫。漢元帝常酌祭宗廟。按貞觀政要作  
以酌祭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前。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按貞觀政要臣下有言字臣自刎以  
 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勳。按貞觀政  
要動張猛進曰。臣聞主直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廣德言不可不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  
 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  
 公拜掃還鄉。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仍借殿中馬三十  
 匹。賜物七百段。竝給傳乘。至是還奉見焉。太宗勞之曰。



今日卿至，真可謂喜也。公再拜謝。太宗乃問所經百姓安否。公對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竝得安居樂業。太宗曰：朕存心愛養，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獵一事耳。時桂陽主在坐，奏稱陛下出遊，唯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何關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舊，有兒子無賴，破其產，雖不關已，然心必惡之。又曰：去冬暮從懷州還，有人言陛下復欲幸關南，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但畏卿嗔，遂即不去。公再拜謝。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文孰難。左僕射房元齡奏稱：天地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敗乃服，由此言之，草創爲難。公對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樂推，同心協力，爲物除害，天授人與，翻爲不難。然旣得之後，志趣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已凋殘而哀斂不息，有國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謂房元齡曰：卿所對不如徵之切也。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逢，原本作違，今從貞觀政要改正。何者爲甚。公對曰：君



心向理則照見下非。若誅一勸百，誰敢不畏。若僭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吳、虞不救其禍。太宗曰：必如此也。齊文宣僭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對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人物，纔得免亂，亦甚艱辛。與聖主嚴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語。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爲災。比來水旱不調，抑亦由人事。公謝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爲患。唯政教有失，乃以爲災。太宗曰：然。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卽與言相違，何也。公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戰，雖聰明聖哲，以黈纊冕旒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蚤悟，亦不至滅亡也。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今唯料麩三升，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準計所費，與舊當減半，何爲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對曰：往



歲所須皆於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於倉庫出供所用雖多不擾百姓所以用雖少於往時而供進時有所闕太宗曰今人與古人同邪公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樸今人澆浮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爲化唯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帝王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爲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善慶樂爲文舞破陣樂爲武舞詔公及虞世南褚亮李百藥等爲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

樂久之乃成逮朕卽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爲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施令有卽違違疑作爲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旣平定天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慮不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公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以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修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



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唯柴紹竇誕然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禹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染何也公對曰中人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兆人之命旋踵致太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經經原本作傳今從貞觀政要改正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

之間尤宜深慎太宗稱善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為法然即日宮內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禮公對曰人多惑嬖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驪姬耽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西周獻公身雖獲沒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元齡對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觀古之



帝王有天命者其勢如神不行而至其無天命終至滅亡昔周文王漢高祖啟洪祚初受命則赤雀來始發迹則五星聚此竝上天垂示徵驗不虛非天所命理難妄得朕若仕隋朝不過三衛亦自惰慢不為時須公對曰易云潛龍勿用言聖德潛藏之時自不為凡庶所識所以漢祖仕秦不踰亭長

太宗謂房元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為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凋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

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

績歸之於天譬如元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

歸之於朕豈似似疑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

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謝疑泰

山公等評議按通鑑貞觀六年羣臣表請封禪徵奏以為不可語與此異

太宗問公曰朕為人主實仰止古先帝王至於積德累

仁豐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優劣公對曰德仁功

利陛下兼行矣至於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內之

亂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復生業是陛



下之利。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進則利物榮主。退則官達

名成。勤

勤疑作近

於此事。聞之益少。唯有見惡如崩。淫酒是

務。此皆不學而能。是善人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

一賢。謂之比戶。企佇竒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

則善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怠。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

必有外擾。當令

令疑作今

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

外寧靜。朕喜得此事故。其公等樂飲。此非朕一人之力。

亦由公等共相存

按貞觀政要存作匡

輔。然安不忘亡。理不忘亂。

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慮。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公

對曰。自古以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聖。臣即不

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駑

蹇。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

若有賢臣。但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

按貞觀政要等下有猶未二字

以為喜。此由

按貞觀政要此由作惟願

陛下居安思

危。孜孜不怠。太宗曰。萬幾事重。豈得不思。公可語起居

郎。常書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太宗與大將軍蘭謩語謩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其  
 聾乃釋不問語侍臣曰我昨發怒蘭謩若遂加其罪豈  
 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  
 下思怒蘭謩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公等濫進何  
 也公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  
 爭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為人作碑  
 文教人讀漢書即附託官人迴易求利於臣等所說事  
 實未乖按貞觀政要作與與臣等所說不同誤陛下未見其長唯見其短以

為臣等欺罔實不甘心

高麗等三番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  
 遣來此非為學問但覘國家虛實耳公對曰陛下所為  
 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太宗曰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  
 而為之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公對曰古語  
 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哉按貞觀政

要併入前帝王有盛衰節內

權貴疾公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



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  
 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既封為王偏蒙偏  
 愛理道正術都不留心及為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  
 欲克己為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宏我以道勉彊  
 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竝魏徵等之力  
 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慚而止  
 霍行斌告變公預其事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此言大無  
 由緒不須鞫問行斌宜付所司定罪公曰臣蒙近侍未  
 以善聞而有逆之名罪合萬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將

何以自安請鞫之尋仍拜謝太宗曰卿之累仁積行朕  
 所自知愚人相詢豈能由已不須致謝按貞觀政要載  
 有告徵謀反太

宗不問遽斬所告者當  
 即此事但無行斌姓名

房元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  
 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集案之公奏稱無  
 阿私必不可推鞫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  
 君集君集奏稱臣謂魏徵元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  
 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竝  
 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祇是見有



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繆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為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政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

公頻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羣臣委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羣才，又無獨任之誦。使善人得進，長廉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為將

來永法。太宗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時至京下當別議。

太宗謂羣臣曰：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之。問房元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內事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助朕。按貞觀政要作寧可遣魏徵出使朕字屬下句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謂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



等語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邪。乃令李靖充使。公從往九成宮。

帝曰。朕聞內事。非朕。朕聞外事。非卿。卿聞外事。非朕。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

帝曰。朕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

帝曰。朕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

帝曰。朕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

帝曰。朕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卿聞外事。非卿。卿聞內事。非卿。



魏鄭公諫續錄卷上。公諫。恭備。齊。歸。夜。同。吳。和。至。京。不。

2

1



